



05300

新來德

渭長畫像任淇題

歲次庚申五月
月吉壬子
羊年
龔堂
木子





重刺劍俠象傳叙



自太史公爲刺客游俠列傳始至唐乃益侈言之且合刺客游俠之所爲神其術以張大其志于是有所謂劍俠傳者顧前與後則無聞焉豈其人英靈傑異天所鍾愛不可代有與亦

一



一時風氣所好尚然耶抑何其言之奇怪如此也且夫世道之日趨而日下也豪暴侵陵權勢相傾軋機械陷阱之設積巧密變勝于古雖以曹沫聶政朱家郭解諸人當之且無濟適亡其軀旁觀者觸目心傷

躊躇四顧想望之曰有能出
入有無隱現其身于千里
外報仇殺人而并其毛髮
不存者乎蓋既已智盡能
索不可奈何矣而憤邁不
平之氣必期于少洩不得
已創意出奇變千古任俠
行刺之陳局一新之既已

二

舒其抑鬱無聊即以圖千
古人心之大快故夫士之
不得志者喜讀其書而賢
豪長者慷慨好義之人亦
喜其行義津津樂道之不
置昔太史公叙刺客游俠
兩傳記其狀貌意態行事
無不遍肖其爲人是書四

卷雖不知編纂所自要其
文詞條理頗得史公遺意
予友渭長任君因心摹手
追點畫成象凡三十三人
對之弈弈有生氣亦與此
書同妙顧其意則深且遠
也方今東南多事盜賊不
靖斯人者出不曠日持久

不勞將士一手一足之力旦
夕間盡取而誅鋤之無遺
類豈不幸歟豈不幸歟因
并重刺其傳于後而爲之
序咸豐七年歲次丁巳冬
月王

齡歎篁甫

劍俠傳目錄

卷一

老人化猿

扶餘國主

嘉興繩技

車中女子

僧俠

西京店老人

蘭陵老人

卷二

盧生

聶隱娘

劍俠傳 目錄

荆十三娘

紅線

田膨郎

卷三

崑崙奴

許寂

丁秀才

潘將軍

宣慈寺門子

李龜壽

賈人妻

虬鬚叟

韋洵美

李勝

乖崖劍術

卷四

秀州刺客

張訓妻

潘辰

洪州書生

義俠

任愿

花月新聞

俠婦人

解洵娶婦

郭倫觀燈

劍俠傳

目錄

二

相山夢

雅會題燈

月夜聞

對歌人

月夜

月思

月夜

對歌人

月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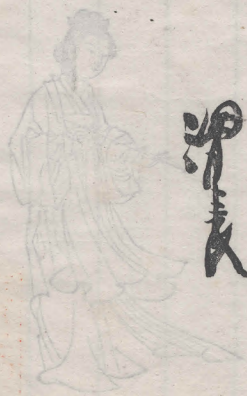
對歌人

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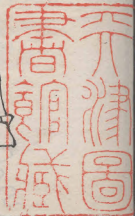
月夜

趙處女

清美



林鶴園主



扶餘園主



漢長



嘉應繩技

河長

三



車中女子

河東



車中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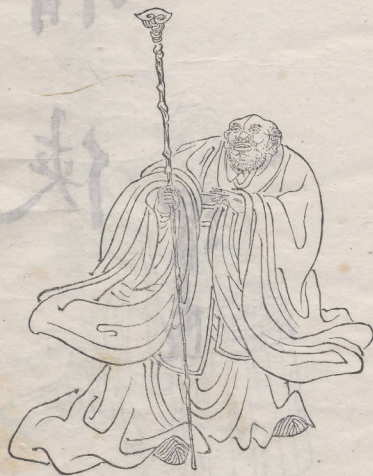


僧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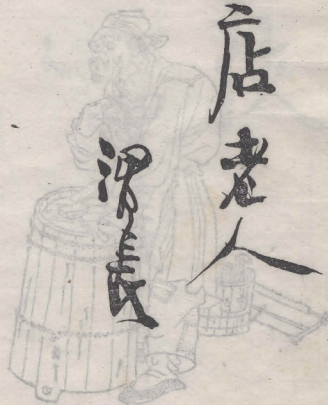
渭長

五



西京店老人

河内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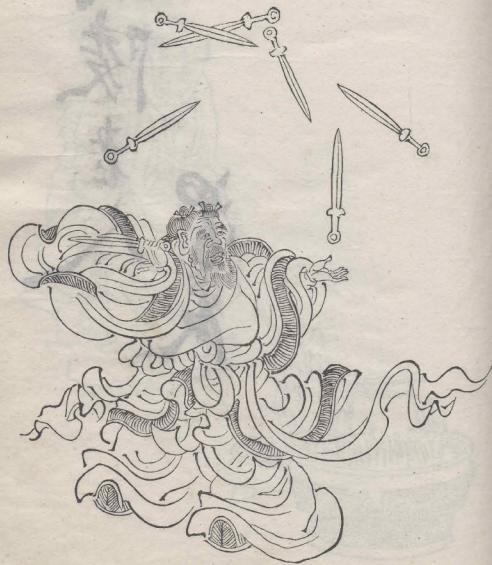


六



關陵老人

張



盧生

河漢



耳聃隱懷

滑長



耳聃隱懷



荆
娘

濃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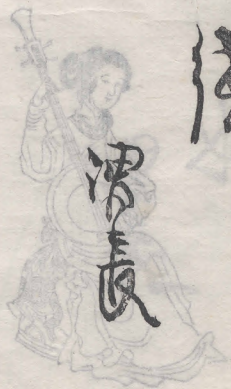


+

佛
娘



紅
儀



紅
儀



王敬宏僕

湯養正



王敬宏僕



山嵐翁奴



山嵐翁

山嵐翁



頭陀僧



漢長

賢新



丁秀木

渭長



丁秀木



紐

鉞

女子

渾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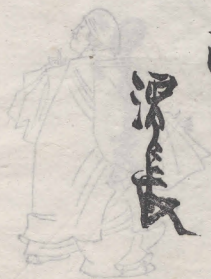
貯

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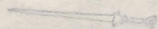
宣慈寺門

漢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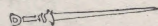


李龜
萬壽

伊長



李龜
萬壽



賈人妻

賈人妻

賈人妻



賈人妻

賈人妻



孔
髯
叟

渭
叟



孔
髯
叟



行者



行者



李勝



七

李勝



張乖崖

張乖崖



張乖崖



千
州
刺
花



河
東

千
州
刺
花



張訓妻

張訓妻



張訓妻



潘辰

潘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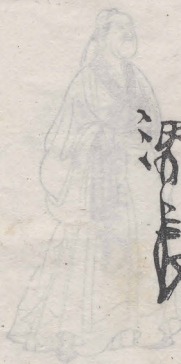


潘辰



洪如書生

洪如書生



芝

洪如書生



義俠

滑州



六

義俠



青巾者

漢書



青巾者



溜田道士

溜田



溜田道士



舟

俠婦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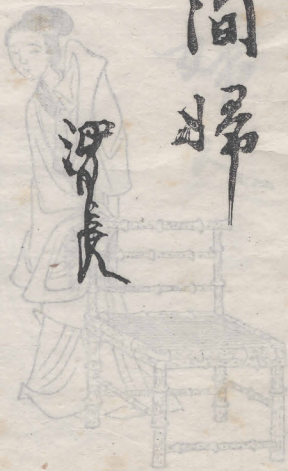
漢書



新婦人



解
洵
婦



老人北境

越王問范蠡于

人稱之願王問

廷老人

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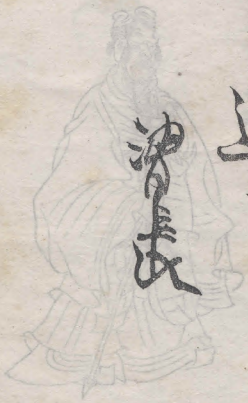
即便



角巾道士

角巾道士

洪武



劍俠傳卷之一

關名

蕭山王

齡校

老人化猿

越王問范蠡手劍之術蠡曰臣聞趙有處女國人稱之願王問之於是王乃請女女將見王道逢老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曰聞女善爲劍願得一觀之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惟公所試公卽挽林杪之竹似桔槔末折地女接取其末公

劍俠傳

卷一

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卽飛上樹化爲白猿

扶餘國王

隋煬帝之幸江都也命司空楊素守西京素驕貴又以時亂天下之權重望崇者莫我若也奢貴自奉禮異人臣每公卿入言賓客上謁未嘗不踞牀而見令美人捧出侍婢羅列頗僭於上末年愈甚無復知所負荷有扶危持顛之心一

日衛公李靖以布衣上謁獻奇策素亦踞見之靖前揖曰天下方亂英雄競起公爲帝室重臣須以收羅豪傑爲心不宜踞見賓客素斂容而起與語大悅收其策而退當靖之騁辨也一妓有殊色執紅拂立於前獨目靖靖旣去而執拂者臨軒指問曰去者處士第幾住何處吏具以對妓領而去靖歸逆旅其夜五更初忽聞叩門而聲低者靖起問焉乃紫衣帶帽人杖揭一囊

劍俠傳

卷一

二

靖問誰曰妾楊家之執拂妓也靖遽延入脫衣去帽乃十八九佳麗人也素面華衣而拜靖驚荅拜曰妾侍楊司空久閱天下之人多矣無如公者絲羅非獨生願託喬木故來奔耳靖曰楊司空權重京師如何曰彼屍居餘氣不足畏也諸妓知其無成去者衆矣彼亦不甚逐已計之詳矣幸無疑焉問其姓曰張問其伯仲之次曰最長觀其肌膚儀狀言辭氣性眞天人也靖不

自意獲之愈喜愈懼瞬息萬慮不安而窺戶者足無停履旣數日聞追討之聲意亦非峻乃雄服乘馬排闥而去將歸太原行次靈石旅邸旣設牀鑪中烹肉且熟張氏以髮長委地立梳牀前靖方刷馬忽有一人中形赤髯而虬乘蹇驢而來投革囊於爐前取枕欹臥看張梳頭靖怒甚未決猶刷馬張熟視其面一手握髮一手映身搖示令勿怒急急梳頭畢斂衽前問其姓臥

劍俠傳

卷一

三

客荅曰姓張對曰妾亦姓張合是妹遽拜之曰第幾曰第三因問妹第幾曰最長遂喜曰今多幸遇一妹張氏遙呼曰李郎且來見三兄靖驟禮之遂環坐曰煮者何肉曰羊肉計已熟矣客曰饑甚靖出市胡餅客抽腰匕首切肉共食食竟餘肉亂切送驢前食之甚速客曰觀李郎之行貧士也何以致斯異人曰靖雖貧亦有心者焉他人見問故不言兄之問則不隱耳具言其

由曰然則何之曰將避地太原曰然故非君所致也曰有酒乎曰主人西則酒肆也靖取酒一斗旣巡客曰吾有少下酒物李郎能同之乎曰不敢於是開革囊取一人頭并心肝卻收頭囊中以匕首切心肝共食之曰此人天下負心者銜之十年今始獲之吾憾釋矣又曰觀李郎儀形器宇眞丈夫也亦聞太原有異人乎曰嘗識一人愚謂之眞人也其餘將帥而已曰何姓曰

劍俠傳

卷一

四

靖之同姓曰年幾曰僅二十曰今何爲曰州將之愛子也曰似矣亦須見之李郎能致吾一見否曰靖之友劉文靜者與之狎因文靜見之可也然兄何爲曰望氣者言太原有奇氣使吾訪之李郎何日到太原靖計之曰某日當到曰達之明日日方曙我於汾陽橋待耳言訖乘驢而去其行若飛回顧已失靖與張氏且驚且喜久之曰烈士不欺人固無畏但促鞭而行承期入

太原侯之果相見大喜偕詣劉氏詐謂文靜曰
有善相者思見郎君請迎之劉文靜素奇其人
方議論斥輔一旦聞有客善相其心可知遽致
酒延焉旣而太宗至不衫不履襦裘而來神氣
揚揚貌與常異虬髯默然居末坐見之心死飲
數杯起招靖曰眞天子也靖以告劉劉益喜自
負旣出而虬髯曰吾見之十八九定矣然須道
兄見之李郎宜與一妹復入京某日午時我於

劍俠傳

卷一

五

馬行東酒樓樓下有此驢及瘦驢卽我與道兄
俱在其所矣到卽登焉又別而靖與張氏復應
之及期訪焉見二乘攬衣登樓虬髯與一道士
方對飲見靖驚喜召坐同飲十數巡曰樓下櫃
中有錢十萬擇一深穩處駐一妹某日復會於
汾陽橋如期至登樓道士與虬髯已先坐矣俱
謁文靜時方奕棋起揖而語少焉文靜飛書迎
文皇看棋道士對文靜奕虬髯與靖俯立爲侍

者俄而文皇來長揖就坐神清氣朗滿坐風生
顧盼偉如也道士一見慘然斂棋子曰此局輸
矣輸矣於此失卻局奇哉救無路矣復奚言罷
奕請去旣出謂虬髯曰此世界非公世界也他
方可勉圖之勿以爲念因其入京虬髯路語靖
曰計李郎之程某日方到到之明日可與一妹
同詣某坊曲小宅媿李郎往復相從一妹懸然
如磬欲令新婦祇謁畧議從容無令前卻言畢

劍俠傳

卷一

六

吁嗟而去靖亦馳馬速征俄卽到京與張氏同
往至一小板門扣之有應者出拜曰三郎令候
李郎一娘子久矣延入重門門益壯麗奴婢侍
妾三十餘人羅列於前青衣二十人引靖入東
廳廳之陳設窮極珍異巾箱妝奩冠鏡首飾之
盛非人間之物巾櫛妝飾畢備請更衣衣又珍
奇旣畢傳云三郎來乃虬髯也紗帽紫衫趨走
有龍虎之狀相見歡然命妻出拜亦天人也遂

延中堂陳設盤筵之盛雖王公家亦不侔也四人對坐陳饌次出女樂二十人旅奏於庭似從天降非人間之曲度食畢行酒有蒼頭自西堂舁出二十牀各覆以錦帕旣列盡去其帕乃文簿匙鑰之類虬髯告靖曰此皆珍寶貨帛之數吾之所有悉以充贈何者某本欲於此世界求事或當龍戰二三年建少功業今既有主住亦何爲太原李氏眞英主也三五年內卽當太平

劍俠傳

卷一

七

李郎以英特之材輔清平之主竭心盡力必極人臣一妹以天人之姿蘊不世之藝從夫之貴榮及軒裳非一妹不能識李郎非李郎不能遇一妹聖賢起陸之漸際會如期虎嘯風生龍騰雲合固非偶然也將予之贈以佐眞主贊功業勉之勉之此後十餘年東南數千里外有異事是吾得意之秋也一妹與李郎可漇酒相賀復因命家童列拜曰李郎一妹是汝主也可善事

之言訖與其妻戎服乘馬一奴從後數步遂不復見靖據其宅遂爲豪家得以助文皇締構之資遂匡大業貞觀中靖以左僕射平章事適東南蠻奏曰有海船千艘甲兵數十萬入扶餘國殺其主自立國已定矣靖知虬髯成功也歸告張氏共漚酒向東南拜而賀之乃知眞人之興非英雄所冀况非英雄者乎人臣之謬思亂者乃螳臂之拒走輪耳或曰衛公之兵法半是虬

劍俠傳

卷一

八

髯所傳也

嘉興繩技

唐開元年中數敕賜州縣大酺嘉興縣以百戲與司監競勝精技監官屬意尤切所由直獄者語於獄中云儻若有諸戲劣於縣司我輩必當厚責然我等但能一事稍可觀者卽獲財利歎無能耳乃各相問至於弄瓦緣木之技皆推求招引獄中有一囚笑謂所由曰某有拙技限在

拘繫不得畧呈其事吏驚曰汝何所能囚曰吾解繩技吏曰必然吾當爲爾言之乃具以囚所能白于監主主召問罪輕重吏云此囚人所累逋緝未納餘無別事官曰繩技人常也又何足異乎囚曰某所爲者與人稍殊官又問曰如何囚曰衆人繩技各繫兩頭然後於其上立周旋某只須一條繩麤細如指五十尺不用繫着拋向空中騰躑翻覆則無所不爲官大驚悅且

劍俠傳

卷一

九

令收錄明日吏領至戲場諸戲旣作喚此人令効繩技遂捧一團繩計百餘尺置於諸地將一頭手擲於空中勁於筆初拋二三丈次四五丈仰直如人牽之衆大驚異後乃拋繩虛空高二十餘丈仰空不見端緒此人隨繩手尋身足離地其勢如鳥旣飛遠颺望空而失脫身狴狴在此日焉

唐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曲坊逢二少年著大麻布衫揖士人而過色甚恭敬然非舊識士人謂誤識也後數日又逢之二人謂曰公到此境未爲主今日方欲奉迓邂逅相遇實獲我心揖請便行士人雖甚疑恠然強隨之抵數坊于東市一小曲內有臨路店數間相與直入舍宇極整肅二人攜引升堂列筵甚盛二人與客據繩牀對坐更有數少年各二十

劍俠傳

卷一

十

餘禮亦謹數數出門若伺貴客及午後方云至矣聞一車直門來數少年擁後直至堂前乃一鈿車捲簾見一女子從車中出年可十七八容色甚佳梳滿髻衣則紈素二人羅拜女不荅士人拜之女乃拜遂揖客入女乃升牀當席而坐揖二人及客乃拜而坐又有十餘後生皆衣服輕新各設拜列坐于客之下陳以品味饌至精潔酒數巡女子捧盃顧謂二君奉談今喜得展

見承有妙技可得觀乎士人遜謝曰自幼至長
唯習儒經絃管歌聲實未曾學女曰所習非是
也君熟思之先所能者何事客又沈思良久曰
某爲學堂中著靴於壁上行得數步自餘戲劇
則未爲之女曰然矣請君試之士乃起行於壁
上不數步而下女曰亦大難事乃回顧坐中諸
少年各令呈技俱起設拜然後有於壁上行者
有手撮椽子行者輕捷之戲各呈數般狀如飛

劍俠傳

卷一

十一

烏此人拱手驚懼不知所措少頃女子起辭出
士人驚慌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
駿騎可乎士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
捕失賊唯收得馬是將馱物者驗問馬主遂收
士人入內侍省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
落深坑數丈仰望屋頂七八丈唯見一孔纔見
尺餘自旦至食時見繩垂一器食下士人餒急
取食之食畢繩乃引去深夜忿甚悲惋之極仰

望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邊乃人也以手撫士曰計甚驚怕然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所遇女子也云共君出矣以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女聳身騰上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云君且歸江淮求仕之計望伺他日士人幸脫大獄乞食而歸後竟不敢求名西上矣

僧俠

劍俠傳

卷一

十三

唐建中初士人韋氏移家汝州中路逢一僧因與連鑣言論頗洽日將夕僧指路岐曰此數里是貧道蘭若郎君能重顧乎士人許之因令家口先行僧卽處分從者供帳具食行十餘里不至韋生問之卽指一處林煙曰此是矣及至又前進時已昏夜韋生疑之素善彈乃密於靴中取弓啣彈懷銅丸十餘方責僧曰弟子有程期適偶貪上人清論勉副相邀今已行二十里不

至何也僧但言且行是僧前行百餘步韋生知其盜也乃彈彈僧正中其腦僧初若不覺凡五發中之僧始捫中處徐曰郎君莫惡作劇韋駭之知無可奈何亦不復彈良久至一莊墅數十人列火炬出迎僧延韋生坐一廳中笑曰郎君勿憂因問左右夫人下處如法無復曰郎君且自慰安之卽就此也韋生見妻女別在一處供帳甚盛相顧涕泣卽就僧僧前掣韋生手曰貧

劍俠傳

卷一

十三

道盜也本無好意不知郎君藝若此非貧道亦不支也今日固無他幸不疑耳適來貧道所中郎君彈悉在乃舉手搦腦後五丸墜焉有頃布筵具蒸犢犢上劊刀子十餘以壘餅環之揖韋生就坐復曰貧道有義弟數人欲令謁見言已朱衣巨帶者五六輩列於階下僧叱曰拜郎君汝等向遇郎君則成壘粉也食畢僧曰貧道久爲此業今向遲暮欲改前非不幸有一子技過

老僧欲請郎君爲老僧斷之乃呼飛飛出叅郎君飛飛年纔十六七碧衣長袖皮肉如腊僧曰向後堂侍郎君僧仍授韋一劍及五丸且曰乞郎君盡藝殺之無爲老僧累也引韋入一堂中乃反鎖之堂中四隅明燈而俟飛飛當堂執一短鞭韋引彈意必中丸已敲落不覺躍在梁上循壁虛躡捷若猱攫彈丸盡不復中韋乃運劍逐之飛飛倏忽逗閃去韋身不尺韋斷其鞭數

劍俠傳

卷一

十四

節竟不能傷僧久乃開門問韋與老僧除得害乎韋具言之僧悵然顧飛飛曰郎君證成汝爲賊也知復如何僧終夜與韋論劍及弧矢之事天將曉僧送韋路口贈絹百疋垂泣而別

西京店老人

唐韋行規自言少時遊京西暮止店中更欲前進店有老人方工作謂曰客勿夜行此中多盜韋曰某畱心弧矢無所患也因行數十里天黑

有人起草中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復不退矢盡韋懼奔焉有頃風雷總至韋下馬負一大樹見空中有電光相逐如鞠杖勢漸逼樹杪覺物紛紛墜其前韋視之乃木札也須臾積札埋至膝韋驚懼投弓矢仰空中乞命拜數十電光漸高而滅風雷亦息韋顧大樹枝榦盡矣鞍馱已失遂返前店見老人方籬桶韋意其異人也拜而且謝老人笑曰客勿恃弓矢須知劍術

劍俠傳

卷一

五

蘭陵老人

引韋入後院指鞍馱言卻領取聊相試耳又出桶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役力承事不許微露擊劍事韋亦得一二焉

唐黎幹爲京兆尹時曲江塗龍祈雨觀者數十黎至獨有老人植杖不避幹怒杖之如擊輓革掉臂而去黎疑其非常人命坊老卒尋之至蘭陵里之南入小門大言曰我困辱甚可具湯也

地坊卒遽返白黎黎大懼因衣壞服與坊卒至其處時已昏黑坊卒直入通黎之官閭黎唯而趨入拜伏日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曰誰引尹來此卽牽上階黎知可以理奪徐曰某爲京尹尹威稍損則失官政丈人埋形雜迹非證惠眼不能知也若以此罪人是釣人以名則非義士之心也老人笑曰老夫過也乃具酒設席於地招坊卒令坐夜深語及養生言約理

劍俠傳

卷一

十六

辨黎轉敬懼因曰老夫有一技請爲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囊盛長劍七口舞於中庭迭躍揮霍挽光電激或橫若掣帛旋若歛火有短劍二尺餘時時及黎之衽黎叩頭股慄食頃擲劍於地如北斗狀顧黎日向試尹膽氣黎拜曰今日已後性命丈人所賜乞役左右老人曰尹骨相無道氣非可遽授別日更相顧也揖黎而入黎歸氣色如病臨鏡方覺鬚剃落寸餘翌日復往

室已空矣

劍俠傳卷之一終

劍俠傳

卷一

十七

劍俠傳卷之二

闕名

蕭山王

齡校

盧生

唐元和中江淮有唐山人者涉獵史傳好道常居名山自言善縮錫頗有師之者後于楚州逆旅遇一盧生意氣相合盧亦語及鑪火稱唐族乃外氏遂呼唐爲舅唐不能相捨因邀同之南嶽盧亦言親故在陽羨將訪之今且貪舅山林

劍俠傳

卷二

一

之程也中途止一蘭若夜半語笑方酣盧曰知舅善縮錫可以梗概論之唐笑曰某數十年重跡從師祇得此術豈可輕道耶盧復祈之不已唐辭以師授有時日可至嶽中相傳盧因作色曰舅今須傳勿等閑也唐責之曰某與公風馬牛耳邂逅相遇實慕君子何至騶卒不若也盧攘臂瞋目盼之良久曰我俠客也如不得術舅將死於此因懷中探烏革囊出七首形如偃月

執火前熨斗削之如泥唐恐懼具述盧笑曰幾誤殺舅此術十得五六方謝曰某師仙也令某等十人索天下妄傳黃白術者殺之至添金縮錫傳者亦死某久得乘蹻之道者因拱揖唐忽失所在自後遇道流常陳此事以戒之

聶隱娘

聶隱娘者唐貞元中魏博大將聶鋒之女也年方十歲有尼乞食于鋒舍見隱娘悅之乃云問

劍俠傳

卷二

二

押衙乞取此女鋒大怒叱尼尼曰任押衙鐵櫃中盛亦須偷去矣及夜果失隱娘所在鋒大驚駭令人搜尋曾無形響父母每思之相對涕泣而已後五年尼送隱娘歸告鋒曰教已成矣可自領取尼歎亦不見一家悲喜問其所習曰初但讀經念咒餘無他也鋒不信懇詰隱娘曰真說又恐不信如何鋒曰但真說之乃曰隱娘初被尼挈去不知行幾里及明至大石穴中嵌空

數十步寂無居人猿猱極多松蘿益邃已有二女亦各十歲皆聰明婉麗不食能於峭壁上飛走若捷猱登木無有蹶失尼與我藥一粒兼令長執寶劍一口長二尺許鋒利吹毛可斷遂令二女教其攀緣漸覺身輕如風一年後刺猿猱百無一失後刺虎豹皆決其首而歸三年後能飛使刺鷹隼無不中劍之刃漸減五寸飛走遇之不知其來也至四年畱二女守穴挈我於都

劍俠傳

卷二

三

市不知何處也指其人者一一數其過曰爲我刺其首來無使知覺定其膽若飛鳥之容易也受以羊角匕首刃廣三寸遂白日刺其人於都市人莫能見以首入囊返命以藥化之爲水五年又曰某大僚有罪無故害人若干夜可入其室決其首來又攜匕首入室度其門隙無有障礙伏之梁上至暝時得其首而歸尼大怒曰何太晚如是某云見前人戲弄一兒可愛未忍便

下手尼叱曰已後遇此輩先斷其所愛然後決之某拜謝尼曰吾爲汝開腦後藏七首而無所傷用卽抽之曰汝術已成可歸家遂送還云後二十年方可一見鋒聞語甚懼後遇夜卽失蹤及明而返鋒已不敢詰之因茲亦不甚憐愛忽值磨鏡少年及門女曰此人可與我爲夫白父父不敢不從遂嫁之其夫但能淬鏡餘無他能父乃給衣食甚豐外室而居數年後父卒魏帥

劍俠傳

卷二

四

稍知其異遂以金帛召署爲左右吏如此又數年至元和間魏帥與陳許節度使劉昌裔不協使隱娘賊其首隱娘辭帥之許許帥能神算已知其來召牙將令來曰早至城北候一丈夫一女子各跨白黑衛至門遇有鵲前噪丈夫以弓彈之不中妻奪夫彈一丸而斃鵲者揖之云吾欲相見故遠相祇迎也衙將受約束遇之隱娘夫妻曰劉僕射眞神人不然者何以洞吾也願

見劉公劉勞之隱娘夫妻拜曰得罪僕射合萬死劉曰不然各親其主人之常事魏今與許何異顧請畱此勿相疑也隱娘謝曰僕射左右無人願舍彼而就此服公神明也蓋知魏帥之不及劉劉問其所須曰每日只要錢二百文足矣乃依所請忽不見二衛所之劉使人尋之不知所向後潛於布囊中見二紙衛一黑一白後月餘白劉曰彼未知信必使人繼至今宵請翦髮

繫之以紅綃送于魏帥枕前以表不回劉聽之至四更卻返曰送其信了後夜必使精精兒來殺某及賊僕射之首此時亦萬計殺之乞不憂耳劉豁達大度亦無畏色是夜明燭半宵之後果有二幡子一紅一白飄飄然如相擊於牀四隅良久見一人自空而躋身首異處隱娘亦出曰精精兒已斃拽出于堂之下以藥化爲水毛髮不存矣隱娘曰後夜當使妙手空空兒繼至

空空見之神術人莫能窺其用鬼莫得躡其蹤
能從空虛入冥莫無形而滅影隱娘之藝故不
能造其境此卽繫僕射之福耳但以于闐玉周
其頸擁以衾隱娘當化爲蟻蠊潛入僕射腸中
聽伺其餘無逃避處劉如言至三更瞑目未熟
果聞項上鏗然聲甚厲隱娘自劉口中躍出賀
曰僕射無患矣此人如俊鶻一搏不中卽翩然
遠逝恥其不中耳纔未逾一更已千里矣後視

劍俠傳

卷二

六

其玉果有七首劃處痕逾數分自此劉轉厚禮
之自元和八年劉自許入覲隱娘不願從焉云
自此尋山水訪至人但乞一廬給與其夫劉如
約後漸不知所之及劉薨于統軍隱娘亦鞭驢
而一至京師柩前慟哭而去開成年昌裔子縱
除陵州刺史至蜀棧道遇隱娘貌若當時甚喜
相見依前跨白衛如故謂縱曰郎君大災不合
適此出藥一粒令縱吞之云來年火急拋官歸

洛方脫此禍吾藥力只保一年患耳縱亦不甚
信遺其繒綵隱娘一無所受但沈醉而去後一
年縱不休官果卒于陵州自此無復有人見隱
娘

荆十三娘

唐進士趙中立家于溫州以豪俠爲事至蘇州
旅舍支山禪院僧房有一女商荆十三娘爲夫
亡設大祥齋因慕趙同載歸揚州趙以氣義耗

劍俠傳

卷二

七

荆娘之財殊不介意其友人李正郎弟三十九
有愛妓妓之父母奪以與諸葛殷李悵恨不已
時諸葛與呂用之幻惑太尉高駢恣行威福李
懼禍飲泣而已偶話於荆娘荆娘亦爲之憤惋
謂李三十九郎曰此小事我能爲郎取之但請
過江於潤州北固山六月六日正午時待我李
並依之至期荆娘以囊盛妓兼致妓之父母首
歸于李復與趙同入浙中不知所終

紅線

唐潞州節度使薛嵩家青衣紅線者善彈阮咸又通經史嵩召俾其掌牋表號曰內記室時軍中大宴紅線謂嵩曰羯鼓之聲頗甚悲切其擊者必有事也嵩素曉音律曰如汝所言乃召而問之云某妻昨夜身亡不敢求假嵩卽遣歸是時至德之後兩河未甯以塗陽爲鎮命嵩固守控壓山東殺傷之餘軍府草創朝廷命嵩女嫁

劍俠傳

卷二

八

魏博節度使田承嗣男又遣嵩男娶滑亳節度使令狐章女三鎮交爲姁姪使曰浹往來而田承嗣常患肺氣遇暑益增劇每日我若移鎮山東納其涼冷可以延數年之命乃募軍中武勇十倍者得三千人號外宅男而厚其卹養常令三百人夜直州宅卜良日將併潞州嵩聞之日夕憂悶咄咄自語計無所出時夜漏方深轅門已閉策杖庭際唯紅線從焉紅線曰主公一月

不遑寢食意有所屬豈非鄰境乎嵩曰事繫安危非汝所能料紅線曰某誠賤品亦能解主憂者嵩聞此語異乃曰我不知汝是異人誠暗昧也遂具告其事曰我承祖父遺業受國家厚恩一旦失其疆土卽數百年功勛盡矣紅線曰此易與耳不足勞主憂焉某暫一到魏境觀其形勢覘其有無今一更首途二更可以復命請先定一走馬使具寒暄書其他則待某卻回也嵩

曰倘事或不濟反速之禍又如之何紅線曰某之此行無不濟也乃入闈房飾其行具梳烏蠻髻插金鳳釵衣紫繡短袍著青絲輕履胸前挂龍紋七首額上書太乙神名再拜而行倏忽不見嵩乃返身閉戶背燭危坐常時飲酒不過數合是夕舉觴十餘不醉忽聞曉角吟風一葉墜露驚而起問卽紅線迴矣嵩喜而慰勞詢事詣否紅線對曰幸不辱命又問曰無殺傷否曰不

至是但取牀頭金合爲信耳又日某子夜前三
刻卽達魏城凡歷數門遂及寢所聞外宅兒止
於房廊睡聲雷動見中軍士卒步於庭下傳叫
風生乃發其左扉抵其寢帳田親家翁止於帳
內鼓趺酣眠頭枕文犀髻包黃縠枕前露一七
星劍劍前仰開一金合內書生身甲子與北斗
神名復以名香美珠壓鎮其上然則揚威玉帳
坦其心豁於生前熟寢蘭堂不覺命懸於手下

劍俠傳

卷二

十

甯勞擒縱只益傷嗟時則蠟炬烟微爐香燼委
侍人四布兵仗森羅或頭觸屏風斲而殫者或
手持巾拂寢而伸者某乃拔其簪珥褰其裳衣
如病如醒皆不能痛遂持金合以歸出魏城西
門將行三百里見銅臺高揭漳水東流晨鐘動
野斜月在林忿往喜還頓忘於行役感知酬德
聊副於咨謀夜漏三時往返七百里入危邦一
道經過五六城冀滅主憂敢言勞苦嵩乃發使

入魏遺承嗣書曰昨來暮夜有客自魏中來云
從元帥牀頭獲一金合不敢畱駐謹卻封納專
使星馳夜半方達正見搜捕金合一軍憂疑使
者以馬捶撾門非時請見承嗣遽出使者以金
合授之捧承之時驚但絕倒遂畱使者止於宅
中狎以私宴多其賜賚明日遣使齎帛三萬疋
名馬二百匹及珍異等以獻于嵩曰某之首領
繫在恩私便宜知過自新不復更貽伊戚專膺

劍俠傳

卷二

十一

指使敢議親姻彼當捧鼓後車來在麾鞭前馬
所置紀綱外宅兒者本防他盜亦非異圖今並
脫其甲裳放歸田畝矣由是一兩箇月內河北
河南信使交至忽一日紅線辭去嵩曰汝生我
家今欲安往又方賴汝力豈可議行紅線曰某
前生本男子游學江湖間讀神農藥書而救世
人災患時里有孕婦忽患蠱癰某誤以芫花酒
下之婦人與腹中二子俱斃是某一舉殺其三

人陰律見誅罰爲女子使身居賤隸氣稟凡俚
幸生於公家今十九年矣身厭綺羅口窮甘鮮
寵待有加榮亦甚矣况國家建極慶且無疆此
卽違天理當盡弭昨至魏邦以是報恩今兩地
保其城池萬人保其性命使亂臣知懼列土謀
安在某一婦人功亦不小固可贖其前罪還其
本形便當遁跡塵中棲心物外澄清一氣生死
長存嵩曰不然以千金爲居山之所紅線曰事

劍俠傳

卷二

十三

關來世安可預謀嵩知不可畱乃廣爲餞別悉
集賓僚夜宴中堂嵩以謔送紅線酒請座客冷
朝陽爲詞詞曰采菱歌怨木蘭舟送客魂消百
尺樓還是洛妃乘霧去碧天無際水空流謔竟
嵩不勝其悲紅線拜且泣因僞醉離席遂亡所
在

田膨郎

唐文宗皇帝嘗寶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貢

雕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寢殿帳中一旦忽失
所在禁衛清密然非恩渥嬪御莫有至者珍玩
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
密謂樞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入盜
當在禁掖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固不足
惜卿等衛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
衛自茲無用矣內宮惶慄伏罪請以浹旬求捕
大懸金帛購之畧無尋究之迹聖旨嚴切校繫

劍俠傳

卷二

十三

者漸多坊曲閭里靡不搜捕有龍武二蕃將王
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
往不屈敬弘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妓善
鼓胡聲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
常御者彈之鐘漏已傳求之不及因起解帶小
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
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旣而就飲
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坐客歡笑南軍

去左廣往復三十餘里入夜且無行旅旣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失枕搜捕嚴急意以盜竊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之曰使汝累年不知躑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士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能行耳因言父母皆在蜀川頻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報恩偷枕者早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卽非等閒遂令全活者不少未

劍俠傳

卷二

十四

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偷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恆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便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之於望仙門伺便擒之必矣將軍隨某觀之此事仍須秘密是時涉旬無雨向晚埃塵頗甚車馬騰踐跬步間人不相覩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之歛然已折左足仰而窺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唯懼

於爾旣此相值豈復多言於是昇至左右軍一
欵而伏上喜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彭郎臨軒
詰問具陳常在宮內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
蓋非常之竊盜內外囚繫數百人於是悉令原
之小僕初得彭郎已告敬弘歸蜀尋之不可但
賞敬弘而已

劍俠傳卷之二終

劍俠傳 卷二

劍俠傳卷之三

闕名

蕭山王 齡校

崑崙奴

唐大厯中有崔生者其父爲顯僚與蓋天之勳臣一品者熟生是時爲千牛其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性稟孤介舉止安詳發言清雅一品命妓軸簾召生入室生拜傳父命一品忻然慕愛命坐與語時三妓人豔皆絕代居

劍俠傳

卷三

一

前以金甌貯緋桃而擘之沃以甘酪而進一品遂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生少年赧妓輩終不食一品命紅綃妓以匙而進之生不得已而食妓哂之遂告辭而去一品曰郎君閒暇必須一相訪無間老夫也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三然後指胸前小鏡子云記取餘更無言生歸達一品意返學院神迷意奪語減容沮恍然凝思日不暇食但吟詩

日悞到蓬山頂上遊明璫玉女動星眸朱扉半
掩深宮月應照瓊芝雪豔愁左右莫能究其意
時家中有崑崙奴磨勒顧瞻郎君曰心中有何
事如此抱恨不已何不報老奴生曰汝輩何知
而問我襟懷間事磨勒曰但言當爲郎君釋解
遠近必能成之生駭其言異遂具告之磨勒曰
此小事耳何不早言之而自苦耶生又白其隱
語勒曰有何難會立三指者一品宅中有十院

劍俠傳

卷三

二

歌姬此乃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指以應
十五日之數胸前小鏡子十五夜月圓如鏡令
郎君來耳生大喜不自勝謂磨勒曰何計而能
達我鬱結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深青絹
兩疋爲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守歌
妓院門外常人不得輒入入必噬殺之其警如
神其猛如虎卽曹州孟海之犬也世間非老奴
不能斃此犬耳今夕當爲郎君搗殺之遂宴犒

以酒肉至三更攜鍊錐而往食頃而回曰犬已斃訖固無障塞耳是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逾十重垣乃入歌妓院內止第三門繡戶不扃金缸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若有所伺翠環初墜紅臉纔舒幽恨方深殊愁轉結但吟詩曰深洞鴛啼恨阮郎偷來花下解珠璫碧雲飄斷音書絕空倚玉簫愁鳳凰侍衛皆寢鄰近聞然生遂緩褰簾而入姬良久驗是生乃躍下榻執

劍俠傳

卷三

三

生手曰知郎君穎悟必能默識所以手語耳又不知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此生具告磨勒之謀負荷而至姬曰磨勒何在曰簾外耳遂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姬白生曰某家本富居在朔方主人擁旄逼爲姬僕不能自死尚且偷生臉雖鉛華心頗鬱結縱玉筍舉饌金鑪泛香雲屏而每近綺羅繡被而常眠珠翠皆非所願如在桎梏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爲脫狴牢所願

旣伸雖死不悔請爲僕隸願侍光容又不知郎君高意如何生愀然不語磨勒曰娘子旣堅確如是此亦小事耳姬甚喜磨勒請先爲姬負其囊橐妝奩如此三復焉然後曰恐遲明遂負生與姬而飛出峻垣十餘重一品家之守禦無有警者遂歸學院而匿之及旦一品家方覺又見犬已斃一品大駭曰我家門垣從來邃密扇鑷甚嚴勢似飛騰寂無形跡此必是一大俠矣無

劍俠傳

卷三

四

更聲聞徒爲患禍耳姬隱崔生家二歲因花時駕小車而遊曲江爲一品家人潛誌認遂白一品一品異之召崔生而詰之事懼而不敢隱遂細言端由皆因奴磨勒負荷而去一品曰是姬大罪過但郎君驅使踰年卽不能問是非某須爲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人嚴持兵仗圍崔生院使擒磨勒磨勒遂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翹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之間

東鉤

許寂

不知所向然崔家大驚愕後一品悔懼每夕多以家童持劍戟自衛如此周歲方止後十餘年崔家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髮如舊耳蜀許寂少年棲四明山學易於晉徵君一日有夫婦同詣山居攜一壺酒寂詰之云今日離剡縣寂曰道路甚遙安得一日及此頗有異之然夫甚少而婦顏色過之狀貌毅然而寡默其夕

劍俠傳

卷三

五

以壺觴酌許此丈夫出一拍板徧以銅釘釘之乃抗聲高誦悉是說劍之意俄自臂間抽出二物展而喝之卽二口劍也躍起在寂頭上盤旋交擊寂甚驚駭尋而收匣之飲畢就寢及旦乃空榻也至日中復有一頭陀僧來尋此夫煩寂具道之僧曰我亦其人也道士能學之乎時寂按道服也寂辭曰少尚玄教不願爲此其僧傲然而笑乃取寂淨巾拭腳徘徊間已不見矣後再於華

陽遇之始知其儒也杜光庭自京入蜀宿於梓
潼廳一僧後至縣宰周樂與之有舊乃云今日
自興元來杜異之明發僧遂前去宰曰此僧乃
鹿蘆躋亦俠之流也詩僧齊已於瀉山林下親
遇一僧于頭指甲下抽出二劍跳躍凌空而去

丁秀才

郎州道士羅少微頃在茅山紫陽觀寄泊有丁
秀才者亦同寓于觀中舉動風味不異常人然

劍俠傳

卷三

六

不汲汲於進取盤桓數年遇冬夕霰雪方甚二
三道士圍爐有脆羝美醞之羨丁曰致之何難
時以爲戲言俄見開戶奮袂而去少頃蒙雪而
回提一銀榼酒熟羊一足云浙帥廚中物因是
驚訝歡笑擲劍而舞騰躍而去不知所往唯銀
榼存焉院主以狀聞于縣官詩僧貫休俠客詩
曰黃昏風雨黑如磐別我不知何處去得非江
淮間曾聆此事而構思也

潘將軍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

忘其名衆爲潘鵲碑也

本家

襄漢間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壩有僧乞食畱止累日盡心檀施僧歸去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皆享厚福因以玉念珠一串畱贈曰寶之不但聚財也後亦有官祿旣而遷貿數年遂鏹均陶鄭其後職居左廣列第於京師常寶念珠貯之以繡囊玉合置道場內

劍俠傳

卷三

七

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常識京兆府停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因密話其事超曰異者此非攘竊之盜也某試尋之未知固得否超他日曾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初霽有三鬟女子可年十七八衣裝檻褻著木屐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

者漸衆超獨異之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
母同居蓋以紉針爲業超時因以他事熟之遂
爲甥舅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煙爨或不動
者往往經于累日或設殺羞時有求陸珍異吳
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
以二枚贈超云有人於內中將出而稟性剛決
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食與之
從容徐謂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何如因

劍俠傳

卷三

八

日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可施必能赴蹈湯
火超曰潘將軍失卻念珠不知知否微笑曰從
何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又曰外甥但可尋
覓厚備繒綵酬贈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
儕爲戲終卻送還因循未暇舅來曰詰旦於慈
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
往頃刻至矣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謂超曰少
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

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而下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送詣潘具述其旨因以金玉繒帛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馮緘給事嘗聞京師多任俠之徒及爲尹密詢左右引超具述其語將軍所說與超符同

宣慈寺門子

宣慈寺門子不記姓氏酌其人任俠徒也唐乾符二年韋昭範登弘詞科昭範乃度支使楊嚴

劍俠傳

卷三

九

懿親及宴席帟幕器皿之類假於計司嚴復遣以使庫供借其年三月晏於曲江亭子供帳之盛罕有其比時進士同日有宴都人觀者甚衆飲興方酣俄覩一少年跨驢而至驕倜之狀旁若無人於是俯逼筵席張目引頸復以巨箠振桌佐酒謔浪之詞所不能聽諸子駭愕之際忽有於衆中批其頰者隨手而墮於是連加毆擊又奪所執箠箠之百餘衆皆致怒瓦礫亂下殆

將斃矣當此之際紫雲樓門軋然而開有紫衣
從人數輩馳告曰莫打傳呼之聲相續又一中
貴驅殿甚盛馳馬來救復操箠迎擊中者無不
面仆於地敕使亦爲所擊皆奔馬而返與從人
俱入門亦隨閉座內甚忻愧然不測其來又慮
事連宮禁禍不旋踵乃以緡錢束素召行毆者
徐詰之曰爾何人與諸郎君阿誰有素而能相
爲如此對曰某是宣慈寺門子亦與諸郎君無
識第不平此人無禮耳衆皆嘉歎悉以錢帛遺
之復相謂曰此人必然亡去不然當爲殺之後
旬朔座中之客多有假途宣慈寺門者門子皆
能識之莫不加敬焉

李龜壽

唐晉公王鐸僖宗朝再入相不協於權道唯公
心以宰天下故四方有所請礙於行者必固爭
不允由是藩鎮忌焉而志尚墳典雖門施行馬

庭列鳧鍾而尋繹未嘗倦於永甯里第別築書齋每朝退獨處其中忻忻如也一日將入齋唯所愛卑腳犬花鵲相從旣啟扉而犬連吠銜公衣卻行叱之不解旣入花鵲仰視鳴噪亦急公疑之乃於匣中拔千金劍按于膝上仰空祝曰若有異物可出相見吾乃丈夫豈脇于鼠輩而相逼耶言訖歟有一物自梁而墮地乃人也朱髮衣短皂衣色貌黔瘦頓首連拜唯曰死罪公

劍俠傳

卷三

十

止之且詢來意及姓名對曰李龜壽虔龍塞人也有人賂某令不利于公某感公之德復爲花鵲所警形不能匿公能赦某罪願以餘生事公公曰待汝以不死遂命元從都押衙傅存初錄之明日旦有婦人至門衣裝單急曳履而背襁嬰兒請于闥者曰幸爲我語李龜壽壽出乃妻也且曰訝君稍遲昨夜自薊來尋及鐸卒龜壽

盡室亡去

賈人妻

唐餘干縣尉王立調選傭居大甯里文書有誤爲主司駁放資財蕩盡僕馬喪失窮悴頗甚每乞食於佛祠徒行晚歸偶與美婦人同路或前或後依隨因誠意與言氣甚相得立因邀至其居情款甚洽翌日謂立曰公之生涯何其困哉妾居崇仁資用稍備儻能從居乎立旣悅其人又幸其給卽曰僕之阨塞阼於溝瀆如此勤勤

劍俠傳

卷三

十一

所不敢望然則子又何以營生對曰妾素賈人之妻也夫亡十年旗亭之內尚有舊業朝肆暮家日贏錢三百則可支公授官之期尚未出遊之資且無脫不見鄙但同處以須冬集可矣立遂就焉閱其家豐儉得其所至於扃鑰之具悉以付立每出則必先營辦立之一日饌焉及歸則又攜米肉錢帛以付立日未嘗闕乏憫其勤勞因令傭買僕隸婦託以他事拒之立不之彊

也周歲產一子唯日中再歸爲乳耳凡與立居
二載忽一日夜歸意態徬徨謂立曰妾有冤仇
痛纏肌骨爲日深矣伺便復讎今乃得志便須
離京公其努力此居處五百緡自置契書在屏
風中室內資儲一以相奉嬰兒不能將去亦公
之子也公其念之言訖收淚而別立不可畱止
視其所攜囊乃人首耳立甚驚愕其人笑曰無
多疑慮事不相縈遂挈囊踰垣而去身如飛鳥

劍俠傳

卷三

十三

立開門出送則已不及矣方徘徊於庭遽聞卻
至立迎門接俟日更乳嬰兒以畢離恨就撫子
俄而復去揮手而已立迴燈褰帳小兒身首已
離矣立惶駭達旦不寐則以財帛買僕乘遊抵
近邑以伺其事久之竟無所聞某年立得官卽
貨鬻所居歸任爾後終莫知其音問也

四庫全書
呂用之在維揚目佐渤海王擅政害人中和四

年秋有商人劉損挈家乘巨船自江夏至揚州
用之凡遇公私來悉令偵覘行止劉妻裴氏有
國色用之以陰事下劉獄納裴氏劉獻金百兩
免罪雖脫非橫然亦憤惋因成詩三首曰寶釵
分股合無緣魚在深淵鶴在天得意紫鸞休舞
鏡斷踪青鳥罷啣箋金杯已覆難收水玉軫長
拋懶續絃從此靡蕪山下過遙將紅淚灑窮泉
其二鸞飛遠樹棲何處鳳得新梧想稱心紅粉

劍俠傳

卷三

古

尚存香幕幕白雲初散信沈沈情知點污投泥
玉猶是經營買笑金願作山頭似人石丈夫衣
上淚痕深其三舊嘗游處偏尋看雖是生離死
一般買笑樓前花已謝畫眉窗下月空殘雲歸
巫峽音容斷路隔星河去住難莫道詩成無淚
下盡傾東海也應乾詩成吟詠不輟因一日晚
凭水窗見河街上一虬鬚老叟行步迅速骨貌
昂藏眸光射人彩色晶瑩如曳冰雪跳上船來

揖損日子衷心有何不平之事抱鬱塞之氣損具對之客曰祇今便爲取賢閫及寶貨回卽發不可便停於此也損察其意必俠士也再拜而啓曰長者能報人間不平何不去蔓除根豈更容奸黨叟曰呂用之屠割生民奪君愛室若令誅殛固不爲難實愆過已盈神人共怒祇候冥靈聚錄方合身首支離不唯難及一身須殃連七祖且爲君取其妻室未敢逾越神明乃入呂

劍俠傳

卷三

五

用之家化形於斗拱上叱曰呂用之背違君親時行妖孽以苛虐爲志以淫亂律身仍於喘息之間更慕神僊之事冥官方錄其過上帝卽議行刑吾今錄爾形骸但先罪以所取劉氏之妻并其寶貨速還前人倘更悅色貪金必見頭隨刀落言訖鏗然不見所適用之驚懼遽起焚香再拜夜遣幹事併齎金及裴氏還劉損損不待明促舟子解維虬鬚亦無跡矣

韋洵美

韋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及
挈所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姝麗才藻使賁二
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妝
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
善諧謔洵美乃不受辟夜渡河宿一寺長吁而
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事寺有行者排闥而揖
曰先輩畜何不平事洵美具語之歔然出門而
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
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年已不知所
之洵美卽遁跡他所

李勝

書生李勝常遊洪州西山中與處士盧齊及同
人五六輩雪夜共飲座中一人偶言雪勢如此
固不可出門也勝曰欲何之吾能往人因曰吾
有書籍在星子君能爲我取乎勝曰可乃出門

去飲未散攜書而至星子至西山凡三百餘里也游唯觀中道士嘗不禮於勝勝曰吾不能殺之聊使其懼一日道士閉戶寢于室勝令童子叩戶取李處士北首道士起見所臥枕前插一七首勁勢猶動自是改心禮勝未嘗爲人言也

乘崖劍術

平人言趙乘爲二劉氏嘗對問祝舜俞察院言其伯祖隱居君與張乘崖公居處相近交游最密公集首編寄祝隱居三詩是

劍俠傳

卷三

七

也隱居東垣有棗合拱矣挺直可愛張忽指棗謂隱居曰子勿惜也隱居許之徐探手袖間飛一短劍約平人肩斷棗爲二隱居驚愕問之曰我往受此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又一日自濮水還家平野間遇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懇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揖詢其姓氏蓋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

常人故願加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視子輕揚
之意忿起於中實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
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共話通夕結交而去

劍俠傳卷之三終

劍俠傳

卷三

大

劍俠傳卷之四

吳太祖關名

蕭山王齡校

秀州刺客

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爲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傅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豈肯爲賊用况公忠義如此何忍害公恐防閑

劍俠傳

卷四

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耳公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畱事我乎曰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畱也問其姓名俛而不荅躡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

苗隆張訓妻

張訓者吳太祖之將校也吳時人謂之大口張吳太祖在宣州嘗給諸將鎧甲訓得故弊不如意形於顏色其妻謂之曰此不足介意但司徒

不知苟知之必不爾明日吳公謂張曰爾所得
甲如何張以告公乃易之後吳公移廣陵嘗賜
諸將馬訓所得復駑弱形不滿意妻復言如前
明日吳公又問之訓以爲言吳公曰爾家事神
耶訓曰無之公曰吾頃在宣州嘗賜諸將甲是
夜夢一婦人衣眞珠衣告子曰公嘗賜張訓甲
甚弊當爲易之今賜諸將馬復夢前珠衣婦人
告子曰張馬非良馬也其故何哉訓亦莫之測

劍俠傳

卷四

二

也訓妻有衣箱常自啓閉未嘗見之一日妻出
訓竊啓之果見珠衣一襲及妻歸謂訓曰君開
吾衣箱耶初其妻每食必待其夫一日訓歸妻
已先食謂訓曰今日以食味異常不待君先食
矣訓入廚見甑中蒸一人頭訓心惡陰欲殺之
妻謂曰君欲負我耶然君方爲數郡刺史我不
能殺君因指一婢曰殺我必先殺此不爾君必
不免訓遂殺妻及其婢後果爲刺史

潘展

潘展常遊江淮間自稱野客落托有大志鄭匡國爲海州刺史展往謁之匡國不甚禮遇館於外廩一日從匡國獵匡國之妻因詣廩中覘展棲泊之所弊榻莞蓆竹籠而已籠中有錫彈丸二顆餘無所有展還發籠視之大驚曰定爲婦人所觸幸吾攝其光銳不爾斷婦人頸矣圉人異之聞于匡國匡國密召展問曰先生其有劍

劍俠傳

卷四

三

術乎展曰素所習也匡國曰可一觀乎展曰可當齋戒三日趨近郊平曠之地請試之匡國如期召展俱至東城展自懷中出二錫丸置掌中俄有氣二條如白虹微出指端須臾旋轉遶匡國頸其勢奔掣其聲錚縱匡國據鞍危坐神魄俱喪謝曰先生神術固已知之幸收其威靈展笑舉一手二白氣復貫掌中少頃復爲二錫丸匡國自此禮遇愈厚表薦于烈祖

洪州書生

成幼文爲洪州錄事參軍所居臨通衢而有窗
一日坐窗下時雨過泥滯而微有路見一小兒
賣鞋狀甚貧縷有一惡少年與兒相遇攜鞋墮
泥中小兒哭求其價少年叱之不與兒曰吾家
旦夕無食賣鞋營具今悉爲所污有書生過憫
之償其直少年愧怒罵曰兒就我求錢汝何預
焉生甚有慍色成嘉其義召之與語大奇之因

劍俠傳

卷四

四

畱宿夜共話成暫入內復出則失書生矣外戶
皆閉求之不得少頃復至前曰旦來惡子吾不
能容已斷其首乃擲于地成驚曰此人誠忤君
子然斷人首流血在地豈不見累乎書生曰無
苦乃出少藥傅頭上捽其髮漑之皆化爲水因
謂成曰無可奉報願以授君成曰某非方外之
士不敢領書生長揖便去重門鎖閉竟不知所
之

義俠

頃有士人爲畿尉常在賊曹有一賊繫械獄未具尉獨坐廳上賊乘間告曰某非盜公若脫奉報有日尉視其貌且異其言意已許之佯若不知夜呼獄吏放之仍令吏逃竄及明獄中失囚獄吏又走府司譴罰而已後官滿數年客游至一縣聞縣宰與放囚姓名同往謁之果放囚也因畱中廳對榻而寢歡洽旬日不入宅一日歸

劍俠傳

卷四

五

其妻問曰公有何客十日不入內耶宰曰某得此人大恩性命所保至今未能報之妻曰公不聞大恩不報何不看時爲機宰不語久之乃曰卿言良是尉偶廁中聞其言急呼童僕乘馬便走衣裝悉不暇取至夜已行五六十里出縣界止宿村居僕人怪其奔走乃問其故尉歛定乃言此宰負恩之狀言訖吁嗟僕人亦泣下忽見一人從牀下持匕首出立尉衆悉驚倒其人曰

我義士也宰使我來取君首適聞說方知此宰
負恩不然枉殺義士也不捨此人矣公且勿睡
當取宰頭以雪其冤尉心懼媿謝而已其人捧
劍出門如飛二更已返呼曰賊首至矣命火觀
之乃宰頭也揖別不知所之

任愿

任愿字謹叔京師宦家子也稍學書藝家粗紹
祖業無他圖但閉戶而已熙甯二年正月上元

劍俠傳

卷四

六

晝游街時車騎駢溢士女和會愿醉仆觸良人
家從姬毆擊交至毆旣久觀者環遶有青巾忽
不平俄毆其人仆地乃引愿而去愿曰與君舊
無分極蒙荷見救青巾者不顧而去異日愿又
遇青巾者在途中召之飲乃同入市邸旣坐熟
視目聳神峻毅然可畏飲甚久愿謝曰前日見
辱於傭人非豪義之士則孰肯援哉青巾曰此
乃小故胡足多謝後日復期子於此無前卻也

乃各歸愿及期而往青巾者亦先至矣共入酒肆酒十餘舉青巾者曰吾乃刺客也有至冤啣之數年今始少伸乃於跨間取烏革囊中出死人首以刀截爲半以半授愿愿驚恐莫知所措青巾者食其肉無子遺讓愿愿辭不食青巾者笑探手取愿盤中者又食之取腦骨以短刀削之如劈朽木棄之於地復云吾有術授子能學之乎愿曰何術也曰吾能用點鐵爲金愿曰旗

劍俠傳

卷四

七

亭門有先子別業日得一緡數口之家寒絛暑葛日食膏鮮自謂踰分常恐召禍安敢學此幸愛之青巾者歎伏曰如子眞知命者也子當有壽乃出藥一粒云服之百鬼不近愿以酒服之夜深乃散後不復見焉

花月新聞

淄川姜廉夫祖寺丞未第時肄業鄉校嘗與同舍生出遊入神祠觀捧印女子塑容端麗有感

志焉戲解手帕繫其臂爲定方歸卽被疾同舍
謂其獲罪於神使備牲酒往謝於是力疾以行
奠享禮畢諸生先還姜在後失道恍惚見白氣
亘空正當馬首天將曉始抵家妻孥相視問訊
勞苦方就枕忽聞外間呵殿聲一女子絕色自
輿出上堂拜姜母啓焉妾與郎君有嘉約願得
一見姜聞欣然而起姜妻引避女請曰吾久棄
人間事不可以我故間汝夫婦之情妻亦相拊

劍俠傳

卷四

八

接懽如姊妹女事姑甚謹值端午節一夕製綵
絲百副盡餉族黨其人物花草字畫點綴歷歷
可數自是皆以仙姑稱之居無何與姑言新婦
有大厄乞暫適他所避之再拜而出門遂不見
姜盡室驚憂頃之一道士來問姜曰君面不祥
奇禍將至何爲而然姜具以曲折告之道士令
於淨室設榻明日復來使姜徑就榻堅臥戒家
人須正午乃啓門久之寒氣逼人刀劍擊戛之

聲不絕忽若一物墜榻下日午啓門道士已至
姜出迎笑曰亡慮矣令視墜物乃一髑髏如五
斗大出篋中刀圭藥滲之悉化爲水姜問其恠
道士曰吾與此女皆劍仙先與一人綢繆遽舍
而從汝以故懷忿欲殺汝二人吾亦相與有宿
契特出力救汝今事幸獲濟吾去矣纔去女卽
來同室如初罹姜母之喪哀哭嘔血姜妻繼亡
撫育其子如己出靖康之變後不知所終

劍俠傳

卷四

九

俠婦人

董國度字元卿饒州人宣和六年進士第調萊
州膠水簿會北兵動畱家于鄉獨處官所中原
陷不得歸棄官走村落頗與逆旅主人相得憐
其窮爲買一妾不知何許人也性慧解有姿色
見董貧則以治生爲己任磬家所有買磨驢七
八頭麥數十斛每得麵自騎入市鬻之至晚負
錢以歸如是三年獲利益多有田宅矣董與母

妻隔別滋久消息杳不通居常戚戚意緒無聊
妾叩其故董嬖愛已深不復隱爲言我故南宮
也一家皆在鄉里身獨漂泊茫無歸期每一想
念心亂欲死妾曰如是何不早告我我兄善爲
人謀事旦夕且至請爲君籌之旬日果有客長
身虬髯騎大馬驅車十餘乘過門妾曰吾兄至
矣出迎拜使董相見敘嫺戚之禮畱飲至夜妾
始言前事以屬客是時虜令凡宋官亡命許自

劍俠傳

卷四

十

陳匿不言而被首者死董業已泄漏又疑兩人
欲圖已大悔懼乃給曰無之客忿然怒且笑曰
以女弟託質數年相與如骨肉故冒禁欲致君
南歸而見疑如此倘中道有變且累我當取君
告身與我以爲信不然天明執告官矣董益懼
自分必死探囊中文書悉與之終夕涕泣一聽
於客客去明日控一馬來曰行矣董請妾與俱
妾曰適有故須少畱明年當相尋吾手製一納

袍贈君君謹服之唯吾兄馬首所向若返國兄或舉數十萬錢相贈當勿取如不可卻則舉袍示之彼嘗受我恩今送君歸未足以報德當復護我去萬一受其獻則彼責已塞無復顧我矣善守此袍亡失也董愕然怪其語不倫且慮鄰里知覺輒揮涕上馬疾馳到海上有大舟臨解維客麾使登揖而別舟遽南行畧無資糧道路之費茫不知所爲舟中奉侍甚謹具食不相問

劍俠傳

卷四

上

訊纔達南岸客已先在水濱邀詣旗亭相勞苦出黃金二十兩曰以是爲太夫人壽董憶妾語力辭之客不可曰赤手還國欲與妻子餓死耶強畱金而出董追挽之示以袍客曰吾智果出彼下吾事殊未了明年挈君麗人來徑去不返顧董至家母妻二子俱無恙取袍示家人縫綻處黃色隱然折視之滿中皆箔金也踰年客果以妾至偕老焉

解洵娶婦

解潛與其弟洵素相友愛建炎靖康之際潛積軍功帥湖南洵獨陷北境其妻歸母家又爲潰兵所掠數年後洵間關得歸見潛相持悲慟潛置酒勞苦而語之曰吾弟雖不幸流落而兄幸蒙國恩握兵權每與虜及羣盜戰奏功於朝必爲弟竄名籍中已至正使告命皆在此卽畀之洵再拜謝過望因言頃自汴都過河朔孤單羈

劍俠傳

卷四

三

困或見憐爲娶婦匳裝豐厚不暇深詳其出處正無以爲活殊用自慰偶以重陽日把盞起故妻之思不覺墮淚婦惻然曰君豈非欲本朝乎茲事易辦也經旬日來告曰川陸之計已具惟命是從我亦俱行倘君夫人固存自當家嫁而分囊橐之半萬一捐館當爲偕老遂登途水宿山行防閑營護皆此婦力也今在舟中未敢輒叅謁潛嗟異遽命車招迎見其眉宇秀整言詞

明慧益加敬重時荆楚爲盜區潛屯枝山縣以
天氣向暑別創一廬令洵居止且贈以四妾洵
意婦不相容欲辭之婦曰正需也得之誠大幸
當兒女撫之何辭然洵武夫壯年稍移愛婦悵
悵見辭色一日因酒間責洵曰汝不記昔年乞
食趙魏時事乎非我力已爲餓莩矣一旦得志
便爾忘恩獨不內愧於心耶洵方被酒忽發怒
連奮拳毆其胸婦嘻不動又唾罵之至詆爲老

劍俠傳

卷四

十三

死魅婦翻然起燈燭陡暗冷風襲人有聲四妾
怖而仆少焉燈復明洵已橫尸地上喪其首婦
人并囊橐皆不見從卒走報潛使壯勇三千人
出追捕亡所獲

郭倫觀燈

京師人郭倫元夕攜家觀燈歸差晚過委巷值
惡少年十輩行歌而前聯袂喧笑睢盱窺伺將
遮侮之倫度力不能勝窘甚忽有青衣角巾道

人來責衆曰彼家眷夜歸若輩那得無禮衆怒
曰我輩作戲何預爾狂道事哄起攻之婦女得
乘間引去倫獨畱道人勃然曰果欲肆狂暴耶
吾今治汝矣揮臂縱擊如搏嬰兒頃之皆顛仆
哀叫相率而遁道人徐徐行倫追及拜謝曰與
先生素昧平生忽蒙救獲脫妻子於危難先生
異人乎念無以報德敢問何所欲曰吾本無心
偶見不平事義不容已吾於世了亡所欲豈望

劍俠傳

卷四

古

報哉能一醉足矣倫喜邀至家痛飲辭去曰先
生何之曰吾乃劍俠非世人也擲杯長揖出門
數步耳中鏗然有聲一劍躍出墜地躡之騰空
而去

老人必語

八百七十五

劍俠傳卷之四終



05300

